

19.07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00/19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二十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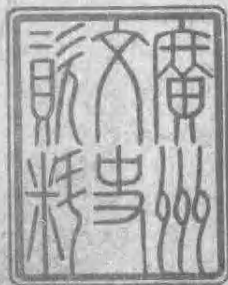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年6月



封面设计：何世德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 7.875印张 148000

1982年6月 印数1—6,000

书号11111.97 定价0.79

目 录

雷州地区革命斗争片断..... 沈 斌 (1)

在广州市靖海区民众自卫队进行革命活动的

回忆..... 肖汎波 (21)

在广州市靖海区民众自卫队进行革命活动的

回忆..... 马 禧 (30)

回忆解放前夕广州市警察局内的斗争

..... 程长清口述 黄焕元执笔 (37)

广州解放前夕的护邮斗争

..... 莫子静 邓业桑 陈宝贤 (46)

回忆广东空军

..... 陈 晋 刘锦涛 郭玉麟 黄 严 (56)

蒋军在东北三年的片断回忆..... 张千樵 (89)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片断回忆..... 黎天荣 (113)

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史略

..... 潘拙庵口述 伍 锦执笔 (139)

回忆邝磐石与邝磐石医院..... 邝慈悲 (155)

记黎铎医院..... 黎 铎 (165)

记广州几位名中医

..... 伍阳仁口述 何季铨执笔 (173)

从化温泉与刘沛泉..... 刘慧娴 (178)

我所知道的广州市西餐业

..... 冯 佳忆述 黄曦晖执笔 (187)

太平馆的沧桑..... 黄曦晖 (209)

解放前几年间的广州金融投机

..... 邱庆镛 (遗稿) (221)

一九二六年上海一宗绑票案..... 陈醒吾 (239)

忆述广州培英中学一宗入校掳人勒索案

..... 陈耀林口述 李纪麟执笔 (246)

雷州地区革命斗争片断

沈 斌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主要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革命形势急剧好转。同年五月，为了加强南路党的领导，中共华南分局派梁广同志到南路来，成立了中共粤桂边区党委，梁广同志任书记。边区党委成立后，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对各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过去的特派员制改为党委制。并将粤桂边区划分为四大区域，相继成立了三个地委和一个工委：即粤桂边、十万大山、雷州地委和茂（名）、电（白）、信（宜）工委，加强了各地区党的统一领导。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充和发展武装力量，组建了五个支队的正规部队，隶属于粤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加上地方游击队和武工队等，共拥有武装一万余人，壮大和充实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使整个南路地区的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

南北挺进 粉碎“扫荡”

当时雷州地委辖五县一市，即遂溪、海康、徐闻、化

州、吴川和湛江市。地委由沈斌、方兰、支仁山、卢明、陈兆荣、陈醒吾、李郁等同志组成，沈斌任书记，方兰任副书记。地委在粤桂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和开展雷州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地委决定在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着手组建和扩充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一九四八年七月，雷州地区创建了第二支队。我任支队政治委员，支仁山为司令员，王克为副司令员，王山平为参谋长，卢明为政治部主任，殷杰为副主任。第二支队下辖四、五、八等三个团，共一千五百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形式在雷州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一九四八年秋，雷州地区的革命斗争仍较困难。整个地区除遂溪县的革命基础较好，根据地比较巩固之外，其余几个县及湛江市仍为敌人所控制。其中吴川、化州两县部份地区的革命基础在一九四七年底被敌人搞垮了，其部队及工作人员均撤到遂溪县。此外，雷州半岛中、南部的海康、徐闻两县的局面尚未打开，大部分属于新区，尤其是徐闻县的大片深山密林地区多为敌人所控制。由于根据地比较狭小且不巩固，我部队工作人员过于集中在遂溪县，既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又加重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特别是粮食、给养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企图首先搞垮我遂溪游击根据地。驻湛江市国民党军队计划抽调两个团的兵力重点扫荡遂溪，使我无立足之地，进而控制整个雷州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扫荡”，当时雷州地委遵照粤桂边区

党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斗争的部署采取积极防御和主动出击的方针，南北挺进。力争在敌人未行动之前将集中在遂溪的武装力量打出去。首先北上攻打化州、吴川。尔后南下进攻海康、徐闻，以此来转移敌人的视线，吸引和分散敌人的兵力，进而开辟新区，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和任务确定之后，我们先发制人，集中第二支队的四、八两个主力团从遂溪向北挺进廉江，攻打化（州）、吴（川）。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当我二支队主力攻打化、吴时，果然国民党南路“剿共”指挥部即匆忙北调兵力驰援，再也顾不上“扫荡”遂溪了。因此我们的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在“扫荡”遂溪的同时，加紧对我内部策反活动。我们在北上化、吴的前夕获悉，我二支队第五团团长符春茂和副团长符学义曾暗中通敌（他们原是日寇和平队投诚进来），背叛革命，密谋率部在战场上倒戈，里应外合。当时我南北进军的计划只打算将四、八两个团打出去，留下五团在遂溪境内坚持活动。但是，这时情况突然变化，十分危急，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北上时亦将五团带上，该团团长符春茂及政委宋群、副团长符学义等人心中有鬼，见我临时改变计划，感到情况不妙，不敢随同部队行动。只由该团政治处主任符焕英及副主任李卓彬率领部队跟着支队主力北上。我们至廉江时即将五团缴械，原地解散遣编，把符焕英、李卓彬两人调到第八团，其余人员则分别进行处

理安置，消除了内患，化险为夷。解决五团后，我主力部队继续北上化、吴，活动了半个月后便按原定计划返回遂溪。这时，符春茂、宋群已带上十多名便衣到海康县城公开投敌了，符学义也公开叛变，并奉国民党之命率领部分人员驻防在遂溪县西南区的纪家圩，对我附近村庄骚扰破坏，民众极为愤恨。为平民愤，我四、八团返回遂溪后立即前往纪家圩围歼符学义。我军将敌人四面包围，符学义龟缩在一间旧庙负隅顽抗了一天一夜，被我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于夜里二时许挖地道仓惶逃窜。驻湛江市国民党军队闻讯后，特地从湛江市和海康等地纠集了七、八百人，朝纪家圩方向开来，寻机与我决战，企图将我主力合围于纪家圩一口吃掉，敌人来势汹汹，尤其是国民党南路剿共司令部的警卫营，气焰特别嚣张。该营号称“白虎营”，系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在东北战场上吃了败仗才调来广东的，南路“剿共”总司令张君嵩便乞求他上司将该营补充到南路来，参加“剿共”作战。这次行动则由该营负责打头阵，当他们赶到纪家圩之前，我们早已解决了战斗，分别撤离了战场，四团往北转移，八团撤至距纪家圩不远的五良村。天刚亮，敌人也尾随追到五良村。八团只好分兵两路，西路由团政委马如杰同志指挥从正面迎敌，掩护团主力从侧翼加入战斗。敌人火力较猛，西路部队略有损失。东路为团主力，由团长郑世英同志指挥，从右翼迂回至敌侧后。以突然而猛烈的战斗行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作一团。我军士气高涨，乘胜猛冲猛打，很快就解决了战斗。

此战共毙敌数十人，缴获六〇炮一门，轻机枪一挺及步枪、弹药一批。是役给国民党正规军以迎头痛击，体现了我军机智灵活和英勇善战，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

五良村战斗结束后，我二支队转移到遂溪中区的泮塘村。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保警第十团团长陈一林率部起义，加入了我们的革命队伍。陈一林当时在遂溪县城驻防，敌南路剿共司令张君嵩及副司令邓伯涵带着警卫营到遂溪县城准备扣留陈一林，陈早有觉察，作了准备，当张、邓一到遂溪县城，陈先下手为强，枪杀了张、邓等十八名重要官员并当场缴了警卫营的武装，因而敌人在南路的整个“剿共”计划全盘被打乱了。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兵分两路，再次南北挺进。我同支仁山、卢明同志率领八团南下海康、徐闻，开辟海、徐新地区；而四团仍北上化州、吴川，南北两路部队互相配合，从而拉开了解放雷州的序幕。

转战海、徐，军威大振

我们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南下海、徐的。南下时我们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海康的革命基础比徐闻好。特别是四七年底至四八年期间，中共海康县党组织采取武工队的形式开辟新地区，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在海康南部一带村庄建立了革命基础，并渗透到徐闻境内；徐闻和海康相比，空白地区较多，革命基础较差，加上敌人长期的欺骗宣传，说共产党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等，深山密林区的群众几乎

与外世隔绝，觉悟比较低，对此反共宣传，误信共产党不是好人，因而增添了我们很多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敌人的黑暗统治却为我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条件是基本的。如国民党徐闻县长陈桐长期统治徐闻，横征暴敛，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懑。徐闻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驻防，地方反动武装也较弱，而地方封建势力之间的争权夺利，又互相矛盾。尤其在竞选国大代时，形成了以县长陈桐和中统特务叶华裕为头子的两大派系，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此外，徐闻的地理条件对我活动非常有利，到处都是深山密林，适宜游击战争。根据以上情况，雷州地委决定，第八团此次南下首先应向徐闻县挺进，避实击虚，尔后回兵海康，尽快把海、徐两县连成一片。这样，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辽阔的地幅，就可以任我驰骋，反之，如我先取海康后下徐闻，将首先在海康遇上强敌，势必与敌拼消耗；而盘踞在徐闻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将及早提防，利用部分受骗群众封山守口，控制深山密林，那时困难就更大了。实践证明，地委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我们部队从遂溪出发，到达湛江市郊通明港，连夜乘船渡海南下，拂晓前抵达海康县东海仔地区的官湖村登陆。白天疏散隐蔽，夜间行军活动。次日晚，部队从官湖村转移至海康县东区的交通总站东屈村，第三天晚上从东屈村出发，取道调风圩直插徐闻曲界圩。曲界圩位于徐闻县的中部，地势较高，为东区几个圩镇去县城的必

经之路，离县城仅一日之程，位置十分重要。如能夺取曲界，将影响全县。我们行军一夜，拂晓便占领了曲界圩，乡公所里的敌人除个别闻风逃窜外，全部投降。此后，曲界以东的前山、下洋、锦和等乡公所里的敌人均纷纷逃往深山躲避。我们乘势扩张战果，很快控制了整个徐闻以东地区。徐闻人民长期饱受征丁、征粮、征税的三征压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们部队提出反“三征”口号，进行抗丁、抗粮、抗税，人民群众非常拥护，徐闻东区的形势很好。我们部队还攻进了徐闻县城，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全部“犯人”。地下党员陈理祥等同志也得以营救出来。部队随即转移。

徐闻东区曾经是革命老区。一九四二年，我党曾派陈兆荣、吴定斌、陈醒吾、林飞雄、沈潜等同志先后到徐闻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在下洋、前山、曲界等地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方野、谭国强、张宗彩、林昌威、郑质光等十多位同志，就是那时先后参加党的。成为徐闻革命的骨干力量，同时还在部分农村建立了群众性的秘密游击小组，通过抗日救亡运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因而党在群众的影响较深。后来，由于我南路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的二百多人，在大队长支仁山及政委唐多惠同志的率领下，于一九四四年除夕从海康开到徐闻，拟在徐闻深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因对敌情不明，准备不周，策略失误，于次日，即一九四五年春节过后几天，在下洋排坡村打了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遭到挫折。部队被迫撤离徐闻，地方党

组织也暴露了，只好全部撤出。自此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利地实行“三光”政策，不少村庄被洗劫一空。如东区的地塘和坎下两村全被烧光，革命者的亲属惨遭屠杀，逃难的群众无家可归，其状惨不忍睹。血腥镇压持续三年之久，基础荡然。然而，人民群众日夜盼望着我们早日打回来，报仇雪恨。所以这次第八团南下徐闻，群众重见天日，兴高彩烈，欢欣鼓舞，我们则旗开得胜。

八团在徐闻东区活动了数天，宣传群众，肃清残敌，对躲避的国民党乡长进行争取和分化，阐明统战政策，他们开始动摇，锦和乡乡长颜惠民首先向我投诚，交出武器，其余的人也陆续投靠我们，形势好转。考虑敌人可能纠集大兵反扑，二支队党委随即在枝仔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与会的有沈斌、支仁山、卢明及八团政委马如杰、团长郑世英，还有徐闻县党的主要负责人谭国强等。会议决定从八团抽出部分枪枝交谭国强发展地方武装，以东区为基础，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坚持斗争。八团则向徐西地区转移。

八团在第二支队司令部的率领下转移时，途经黄定，得知当地有原徐闻县长陈桐的农场谷仓，存有大量稻谷，我们破仓分粮，把陈桐存放多年的稻谷全部分给了附近村庄的群众。以实际行动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取得了深山密林区群众的信任。队伍开到龙塘墟时，已是深夜，乡公所人员闻讯逃走，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龙塘。次日，大家到各家各户去帮助劳动，为群众大做好事，开展宣传工作。

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借群众的东西用后当面归还，损坏的照价赔偿。群众非常感动，说共产党的队伍都是穷苦人，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后来我们从龙塘墟开到徐闻县城以西的沟尾村，驻扎一夜，次日经下桥墟直上海康县南端的英利墟。

八团在徐闻境内活动的十多天时间，国民党徐闻县长廖国彦带领民团缩守县城，其他区、乡武装闻风而逃，不堪一击。我们由东至西驰骋全县，如入无人之境。不但直接威胁该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且震动了整个雷州地区，使国民党南路“剿共”司令部头目们不知所措。而我们却摆脱了被动地位，初步掌握了主动权。

八团开到海康英利墟时，得知国民党六十二军一五三师已派一个团的兵力约一千多人企图追击我们，但因对情况不明，进到海康城后便按兵不动，不敢贸然南下。我们得此情报，便将部队拉上大牛岭暂据守势。大牛岭位于海、徐边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地形有利，于是驻扎下来，再次召开了第二支队党委会议，会议认为，这次八团南下虽然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海、徐两县的敌我兵力对比上，我们仍处劣势。当时这两个县的敌人兵力，除驻有一五三师一个正规团外，还有地方武装二千七百多人，其中徐闻县有刘建中队及其他武装势力三百多人，海康县有县大队及谢云阶、何麟书、陈庭帮、陈庭佑、陈宏良、苏圻等大队加上其他零星武装二千四百多人。在海、徐的敌人共有四千多人，

而我们八团当时只有四个建制连，仅有五百多人，与敌对比悬殊很大。在党委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将第八团全部撤回遂溪，等力量发展壮大后再回海、徐；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次南下已初步打开局面，有了一定的基础，两县相连有了辽阔的活动地幅，深山密林区可供我栖身防守，只要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能够取胜的。会议一致同意了第二种意见，决定八团仍留在海、徐坚持斗争，并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地区去，在地方力量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尽量避免与敌大部队拼消耗。作战对象是专拣弱敌打，专对付分散孤立之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看准时机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全体指战员一致拥护党委的决定，会后，我同支仁山同志带三连到海康东区；马如杰同志和付团长唐林同志带八连到海康南边的乌石港一带；郑世英同志和八团付政委陈拔同志带第一连渗透到海康西区杨家墟附近去；殷杰同志带领海康连返回徐闻县，在谭国强同志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活动。一连到了东区后立即围攻驻守内窰村的苏琪大队，该敌有一百多人，驻在村内的大祠堂里。祠堂比较坚固，前面有两座炮楼，但敌人麻痹，没有控守炮楼，我们出敌不意，首先占领了炮楼，用轻机枪居高临下封锁祠堂大门，然后猛烈围攻，并从外面挖地道直通围墙内侧，战斗从凌晨五时开始至下午六时许结束，全歼该敌，活捉了苏琪。这场战斗打得很顺利，我仅牺牲一

名轻机枪手，以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内窟村虽然距海康县城仅有十多公里，但县城的敌人不知我有多大的兵力，不敢前来解围，只是令部分兵力前出南兴墟守备，防我攻县城。就这样，我们看准了时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拔除了据点。我们俘苏琪后，没有杀他，其他人员也一个不杀，教育后全部释放，有的还发给路费，当时的方针是，既要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又要注意策略，重视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苏琪获释时，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给我们做点工作。我们以粤桂边纵第二支队司令部的名义给海康国民党各地方部队写信，让苏琪转交。信的主要内容是讲明形势，劝告他们弃暗投明。苏琪到了海康县城后，国民党也没有杀他，县长陈祠还同他相见，并从苏琪获释体会我党的宽大政策，开始动摇，其余的小头目如何麟书、谢云阶等，接到我们的劝告信后，也按兵不动，指望得到宽大处理。由此可见，我们的统战工作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大势已去，何去何从，都在考虑选择。内窟战斗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部队转移到烟薰村。沿途群众欢呼胜利，成群结队前来慰劳。次日上午九时许，驻守在南兴墟的国民党正规军探明情况后，派部队到烟薰村来追击我们，我敌激战了一小时，为了避免消耗，我主动撤回大牛岭。这时马如杰同志的部队也到了，两股力量汇合往西攻打乌石港。乌石港位于海康县城以南三十公里，是北部湾较大的渔港，驻有国民党盐警队七、八十人，加上乡公所，总共不足一百人，战斗

力不强。我们两个连，采取夜间奔袭的战法，力求速战速决，于晚上六时从大牛岭出发，次日拂晓到达杨坡村待机，第二天晚上再从杨坡村出发，翌晨四时许抵达乌石港，随即包围了盐警队。盐警队驻在一间旧庙里，是平房，其东面和南面均为一排两层楼的商店，敌人毫无防备，我先占领商店的楼房，以机枪火力封锁住旧庙。在战斗中，我们将抓获的盐场场长押来，要他叫盐警队投降，在我猛烈火力威胁下，盐警队全部缴械投降了。

这一仗缴获步枪六十多枝和物资一批，还有一麻袋国民党的钞票。我们还打了乡公所，除乡长一人逃脱外，其余人员全部俘获，教育后又全部释放。内窟、乌石港两役给敌人严重打击，县城外围一些孤立据点的守敌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南兴墟之外，南渡河以南的所有乡公所及其零星部队均龟缩回海康县城。徐闻县的情况这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的一个县中队有七、八十人。由中队长刘建率领起义，其余乡区政权也基本被推翻，其它零星武装不是投降便是逃窜。至此，海、徐两县已基本为我控制。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攻打乌石港的部队向徐闻县转移。敌一五三师原驻海康县城的那个团开到了英利墟，企图堵截我们。我部队到英利时与敌遭遇。我因情况不明，不便恋战，边打边撤，突围到徐闻县西部的青铜村集结。在青铜村召开了第二支队南下后的第三次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布置新的任务。